

綠意的浪漫與觸感 —— 大衛·侯克尼的四季體驗

方秀雲 (Natalia S. Y. Fang) / 《擁抱文生·梵谷》(2009, 12)的作者

〈之五：向梵谷致敬〉



侯克尼始終記住這樣的一句話：「敢作但以理，敢獨立的站起來，敢持有堅決的目的，敢宣揚它。」(Dare to be a Daniel. Dare to stand alone! Dare to have a purpose firm! Dare to make it known.) 他的父親從小就教他要勇敢，爲了理想力爭到底，也因如此，他從不在乎人怎麼說他，怎麼批評他，只要碰到抵觸自由的，就敢仗義直言。像英國前一陣子通過禁菸法，人在室內的公共場合裡不准抽菸，但他卻在各媒體宣揚給抽菸人自由的空間，並批評政府不斷的設定法律，處處在阻礙人的行動，甚至限制思想的自由，最後走向可怕的保姆政權，或許在一般人眼裡，他的行徑與言論過份的古怪，但我卻認爲他秉持的就是那份最可貴的獨立精神與自由的靈魂，真是感佩啊!

就像他回歸於繪畫也有類似的調性。2004年泰納獎(Turner Prize)得主傑洛米·達勒(Jeremy Deller)爲當代藝術下了一句斷言：「現在藝術家不再畫畫，就像現代人已不騎馬工作一樣。」但侯克尼卻很鄙視，不以爲然的說：

我將達勒說的這句話貼在我工作室的牆上，他認爲照相技術已完全取代繪畫，許多人也這麼想，我卻說他們太過天真了。

他篤信相機早已把現今的視覺藝術弄得愚蠢不堪，在繪畫的過程，藝術家花很久來凝視，因此能深入了解一個人體，一件物品，與一片景象，效果就像長時間的曝光，然而照片僅是一剎那的抓景而已，他爲此爭辯的說：

藉由深度的透視心理然後進入人的世界才是影像的本意，腦袋裡，記憶中的形像都必須經由一段長時間觀察後得來的，因此，繪畫永遠不死。

他在推崇繪畫的態度上也跟梵谷很像，在攝影流行的 19 世紀年代，梵谷認為繪畫能穿透靈魂，是相機無法達到的境界，因此對攝影技術敬而遠之。除此之外，侯克尼的作畫速度之快就像梵谷一樣，一天幾乎能完成一幅畫，若我們仔細觀察他近四年來的風景畫，會發現它們像極了梵谷 1888 年在阿爾(Arles)的創作，不僅在取景上，譬如麥田、樹叢、道路、與天空，而且還在用色上，特別是黃與紫的多重變化，侯克尼的確為陰冷的約克夏，添加了南法的熱情，讓英國的風景看起來聳動許多。